

「何鴻毅家族基金中國藝術計劃」

第一擊：《時間寺》

從紐約車仔檔 看美術館的共通問題

■汪建偉《時間寺》，2014年。（丙烯、油彩、帆布）四屏畫



■汪建偉北京工作室創作過程一景，2014年。



■汪建偉在他的北京工作室，2014年。

在紐約曼哈頓區，車仔檔便有一間喺左近。其中一家名為 The Halal Guys——當然所指就是英文的 Hel-lo Guys——售賣的雞肉飯特別有名。店主是埃及人，米飯用印度米，雞肉是中東風味。每逢午市晚市，檔口外總會排起一條長龍。穿便服的、西裝的、甚至警察制服的，無一不買來一盒雞肉香飯，在店旁的花槽邊坐下果腹，看起來竟令人聯想到人民公社齊齊食大鑊飯。

我在紐約看古根漢美術館（Guggenheim Museum）辦汪建偉個展《時間寺》之前，也吃過兩盒。店家放雞肉毫不手軟，盛過米飯後還嫌不夠，在上面再放兩片皮塔餅（pita bread），才合上紙蓋。打開，香氣撲鼻；吃飽，心滿意足，沿第五大道踱步前往美術館觀展去。

《時間寺》其實與香港不無關係。雖然汪建偉是居於北京的藝術家，古根漢是以紐約為基地的美術館，但展覽幕後推手「何鴻毅家族基金」（行內人簡稱為「何鴻毅」）是香港機構。

這個由何鴻毅於2005年創辦的基金會，在香港文化資助方面算是首屈一指。去年三月，基金會宣布與古根漢美術館合作，設立「何鴻毅家族基金中國藝術計劃」。計劃由三個展覽組成，《時間寺》是頭炮，之後在2016、2017兩年，古根漢會再舉辦兩個中國藝術展。所有展品均由美術館委約創作，展後於美術館收藏。

這個環球藝術界少見的大型計劃，其實不是古根漢與「何鴻毅」的首次合作。兩者的關係最早可追溯到蔡國強2008年回顧展《我想要相信》。贊助了蔡國強的展覽後，「何鴻毅」翌年又贊助了《第三種心靈：美國藝術家凝視亞洲，1860—1989》。換句話說，「中國藝術計劃」是在兩次合作順利後的成果。

跨越本土主義的藩籬

古根漢美術館在全球藝術界地位舉足輕重。因此「中國藝術計劃」讓美術館先委約、再策展、後收藏的策略，從結果上來說令中國藝術成功打入了西方掌控的全球藝術格局。

對許多人來說，這是中國軟實力的勝利。

只是主辦方面卻沒有一個人這樣想。無論是策展人、藝術家以至贊助人，他們均有一種說法，即展覽與「宣揚中國文化」無關。汪建偉說：「我不代表中國，這也不是運動會，我對金牌沒有興趣。」古根漢三星高級亞洲藝術策展人孟璐解釋：「我們對舉起中國國旗說自己是中國藝術的藝術家不感興趣。我們找的只是在中國的

有趣的藝術家而已。」何鴻毅家族基金主席何猷忠亦如此評價：「他（汪建偉）的理想超越了民族觀念，甚至超越西方價值觀。他談的是人作為人的普遍性。」

事實上，汪建偉認為中國當代藝術自誕生以來一直著墨於表達「中國」，而《時間寺》的意義之一，恰恰就在於擺脫這種工具思維。藝術不是工具，它不僅能夠聚焦中國，更應可以談一些更具普遍性（universality）、關乎全人類的什麼，汪建偉如是說。

「何鴻毅」行政總裁黎義恩把汪建偉比喻作一本書，加以解釋：「我們希望能把他從『中國藝術』的書架，轉移到『傑出當代藝術』裡去。」

孟璐直截了當地道出她希望觀眾觀展的視角：「我會提議你跨越本土主義的藩籬，純粹觀看汪建偉是不是一個好藝術家。」

現在，容我用吃飯為比喻，稍為再三思考一下「何鴻毅家族基金中國藝術計劃」——嘗試不談展覽的「中國」元素，而把焦點集中在藝術本質上，難道不就等於在說吃 The Halal Guys 不要想那是中東雞肉、印度米飯，而純粹思考它是「人類共通」的、具普遍性的雞肉與米飯嗎？

聽上去這提議不錯，只是當 The Halal Guys 以「人類共通」優質食品的姿態脫穎而出——好像藝術品一樣珍而重之被全球化的、具有「普遍性」的博物館收藏——便等於在暗示這個世界也同樣有一種「人類共通」的口味。歸根究底，The Halal Guys 之所以被讚譽，不過是因為紐約人喜歡而已。中東人、埃及人、印度人呢？他們可能討厭它討厭得要死。調轉來說，這些人喜愛的食物，無論對他們來說有多麼可口，但一旦不合紐約人心意，它便只能變成「人類共通」的劣質食品而落得被淘汰的下場。與此同時，紐約人還為他們推崇 The Halal Guys 而沾沾自喜，說那是尊重東方文化、支持全球化的表現。

全球化應該毫無節制地繼續下去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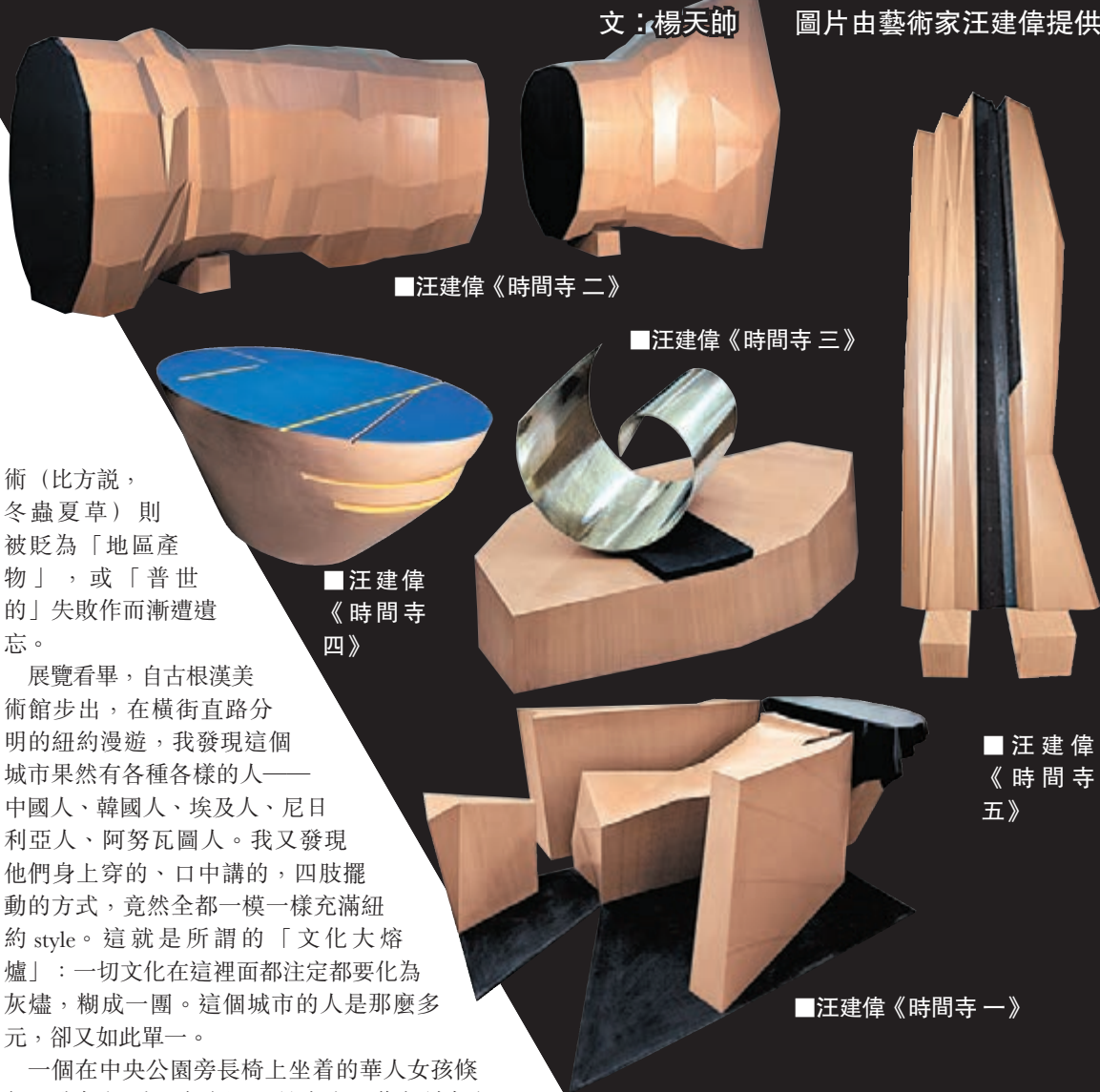
歸根究底，誰用甚麼口味去判斷汪建偉作品的好壞？我並不是說它不好——反而我覺得展覽是很不錯的——我也意識到自己終究只是看這個展覽的一種觀點。沒有好壞對錯之分，只是一種觀點而已。但倘若忘記這一點，而把自己的口味視為某種「普世的」、「人類共通的」、「全球化的」口味，那便是一種霸權，最終結果是間接令符合西方口味的中國藝術（The Halal Guys）以「全球化精英」的身份被追捧；有違西方口味的中國藝

像 The Halal Guys 這種外地飲食店，紐約多如牛毛。人們說這是紐約的特色——文化大熔爐。在這個37%人口出生於海外的城市，不管你是中國菜日本菜印度菜還是阿努瓦圖菜，只要是好吃的，總能在紐約找到你的席位。

這是一個多元社會吧？或許。然而我還想在後面多加一個詞：單一。對我來說，紐約是一個「多元地單一」的城市。菜式可以來自世界各地，但判斷好吃與否的口味實際上只有一種——美國口味，或稱全球化口味。料理如是，藝術如是。

文：楊天帥

圖片由藝術家汪建偉提供



■汪建偉《時間寺 二》

■汪建偉《時間寺 三》

■汪建偉《時間寺 四》

■汪建偉《時間寺 五》

■汪建偉《時間寺 一》

關於汪建偉和《時間寺》

汪建偉，中國當代藝術家，曾參與多個世界性展覽如 documenta 及威尼斯雙年展等。他指，其個展《時間寺》「就是用時間來思考問題」。展覽分成三個部分展出，其一由雕塑與繪畫組成。第二部分是於美術館新媒體劇院放映的錄像《時間消失的早晨》。第三部分是表演作品《螺旋坡道圖書館》。展覽至明年二月十六日止。

創作對談

世界知名建築設計師 Igor Kebe 以建築設計手法打造「Jingle BAO」

今年聖誕節，國際金融中心商場突破了一般聖誕裝置設計界限，在一樓中庭搭建媲美建築地標的大型室內建築藝術裝置「Jingle BAO」。

來自澳洲知名建築事務所 Elenberg Fraser 的荷蘭籍建築設計總監 Igor Kebe，設計了這件高達12米的前衛建築藝術裝置「Jingle BAO」，其圓穹形無柱結構的設計，每一步的製作均經過嚴謹精密的計算，單是其半透明外殼便用上多達八百塊大小不一、弧度各異的幾何形狀陽光板，由人手逐一砌成。其觀賞平台底座則用上25噸鋼鐵，相當於美國自由女神像鋼鐵骨架重量的五分之一。

命名中的「BAO」具體形容該藝術裝置規模之大（Big）、設計之前衛（Avant-garde）及其獨特橢圓外觀（Oval）。中文讀音上的「BAO」亦可解老少咸宜之亞洲美點「包子」（Bao zi）。荷蘭設計師藉此命名寓意建築藝術並非高不可攀，實可融入本土生活文化；並非冰冷傲慢，實為親切可愛。今次我們與這位匠心獨具的荷蘭籍建築設計師進行了詳盡對談，分享他對建築藝術、香港城市景觀以及未來設計走向的精妙見解。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

Jingle BAO的設計中最有趣的地方是？

Igor：在意念方面，在日新月異的數碼科技下，大家喜歡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照片，使人與人之間「看」與「被看」的關係不斷轉變。另一方面，又令我聯想到聖誕常見的雪球擺設——每位成人及小朋友都十分嚮往球內的世界，但只能觀看球內世界，卻無法參與其中。因此，我想透過「Jingle BAO」來交換「看」與「被

看」者的位置，現場觀眾不但可以看到「BAO」內的情況，更可以置身「BAO」中，「被看」的同時亦能透過半透明的天幕型外殼「觀看」外邊的世界。

在命名方面，今次的設計我們亦希望融入香港的元素，因此思前想後，最後決定把這個建築命名為「BAO」，「BAO」的中文讀音亦可解老少咸宜之亞洲美點「包子」（Bao zi）。希望藉着這個聖誕建築，令建築藝術融入本土生活文化，為大家帶來一個窩心暖意的聖誕。

您認為建築藝術並非高不可攀，而可以融入本土文化。

可以詳細談談這方面的看法嗎？

Igor：日常生活對我來說是設計靈感的來源。建築過去給人藝術的印象，但其實建築基本上是服務業，由市場「需求」主導，而藝術則主要是以商品形式出現。當建築需要觸動情緒及引發思考時，就是「建築」和「藝術」兩者相交之時。

怎樣看待香港的城市建築景觀？

Igor：香港從很久以前開始已是中西交匯的樞紐，在城市中仍可感受到頻繁的文化交流，實在很難不被打動。現時有很多出色的建築師在香港執



■荷蘭籍建築設計師Igor Kebe



■高達12米的前衛建築藝術裝置「Jingle BAO」

業，打造出奇妙的城市焦點及現代設計。在未來的建築工程中，我特別關注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潛力。

可否分享一下自己從在荷蘭 UN Studio 工作、到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Elastik 及至澳洲 Elenberg Fraser 發展的建築歷程？

Igor：我於阿姆斯特丹取得碩士學位後，於 UN Studio 取得國際化的工作經驗，才成立建築工作室 Elastik。兩年前，Elastik 與 Elenberg Fraser 於墨爾本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Competition 合作，成了兩間公司的轉捩點。比賽結束後，我們雙方決定繼續合作，促成澳洲 CBD 區域多用途住宅大樓的設計工程。為了促進公司國際性發展，兩間公司將於新加坡展開新一輪合作計劃，集中於東南亞及中國內地的城市發展，我們希望能參與這個大型的城市轉型過程。

怎樣看待荷蘭的建築文化？

Igor：荷蘭建築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已被視為出口商

品，因此很大部分政府津貼都落在建築的研究發展和品牌建设之上。很多優秀的作品相繼出現，雖然當中也有沒那麼優秀的，但最終還是形成了 SuperDutch 的建築風格，而且非常一致。我成長於斯洛文尼亞，並在那裡接受初期的建築教育，可能由於這個因素，令我的設計能與荷蘭式建築保持距離。

建築設計的難忘趣事？

Igor：雖像陳腔濫調，但每個計劃都真是一個新挑戰，沒有完全相同的。有時雖然累人，但每次都獲益良多。當中 Lara Bohinc 倫敦珠寶店的设计工作挺特別的。

認為未來怎樣的建築設計會打動人心？

Igor：跟當下是一樣的。未來始自今日，並非明天。我們不能摒棄我們的共有挑戰，如消費主義、能源管理和技術創新。可能我們應向汽車製造業學習，大規模訂製和嶄新機器有機會成為建築行業的重點。